

[法]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

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



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二 / (法) 巴尔扎克(Balzac, H.) 著; 傅雷译.

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99-4274-2

I. ①傅… II. ①巴… ②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3956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二 |
| 著 者 | [法]巴尔扎克 |
| 译 者 | 傅 雷 |
| 责任编辑 | 胡 泊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集团网址 |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90×124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441 千 |
| 印 张 | 17 |
| 版 次 | 2011 年 5 月第 1 版,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99-4274-2 |
| 定 价 | 34.00 元 |
- (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联系 0551-2659148 调换)

目 录

贝姨	1
欧也妮·葛朗台	379

贝
姨

Honoré de Balzac
LA COUSINE BETTE

- 1) Edition CALMANN LEVY, MAISON
QUENTIN, Paris, 1888 (illustré).
- 2) Edition Flammarion, Paris.
- 3) Edition, 'LES GRANDS MAITRES',
Bordas, Paris, 1948 (illustrée et annotée)

欧洲人所谓的 *cousin* (法文多一 *cousine* 指女性), 包括:

- 一、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二、姑表、姨表、舅表的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三、妻党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妻党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四、夫党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夫党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。

总之, 凡是与自己的父母同辈而非亲兄弟姊妹的亲属, 一律称为 *cousin*, 其最广泛的范围, 包括吾国所谓“一表三千里”的远亲。换言之, 我们认为辈分不同的亲属, 例如堂伯堂叔, 表伯表叔, 表姑丈表姑母等等, 在欧洲都以 *cousin* 相称; 因为这些亲属虽与父母同辈, 但已是父母的 *cousin* 与 *cousine*, 故下一辈的人亦跟着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

本书的主角贝德, 是于洛太太的堂妹, 在于洛先生应该是堂的小姨 (另一方面是堂姊夫), 对于洛的子女应该是堂的姨母。但于洛夫妇称贝德为 *cousine*, 贝德亦称于洛夫妇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; 于洛的儿女称贝德亦是 *cousine*, 贝德称他们亦是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甚至于洛家旁的亲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称贝德为 *Cousine Bette*。而本书的书名也就是 *Cousine Bette*。

我们的习惯, 只有平辈之间跟了晚辈而叫长一辈 (所谓三姑姑六

婆婆就是这么叫起来的),决没有小辈把长辈叫低一辈的。西方习惯,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 固并无长幼的暗示,但中文内除了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之外,就没有一个称呼,其范围之广泛能相当于 *cousin* 与 *cousine* 的。要找一个名词,使书中的人物都能用来称呼贝德,同时又能用作书名,既不违背书中的情节,又不致使中国读者观感不明的,译者认为唯有贝姨两字,而不能采取一般的译法译作“从妹贝德”(从妹系古称,习俗上口头上从来不用)。对小姨子称为姨,对姨母称为姨,连自己的堂姊姊也顺了丈夫孩子而称为姨,一般人也跟着称姨,正是顺理顺章,跟原书 *Cousine Bette* 的用法完全相同。

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，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，在大学街上走着，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，穿着国家禁卫军上尉的制服。

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，居然有一些人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，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，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，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。

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，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。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老板们额上的金光，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。所以，像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，荣誉团的小红丝带是决计少不了的。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，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；巴黎的行人往往即在这种情形之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，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。

爵爷到了美猎街和蒲高涅街中间的一段，在一座大屋子门前停下；那是在附有花园的老屋子空地上新起的，老屋本身并没改动，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底上保持原状。

只要看上尉下车时怎样接受马夫的侍候，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的举动，像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。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右手，也不向门房询问，径自往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，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巴黎看门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，凡是佩带勋饰，穿着蓝衣服^①，脚步沉重的人，他们决不阻拦；并且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。

① 蓝色是军服上装的颜色。

底层全部是于洛·特尔维男爵一家住的。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,在队伍里当过军需总监,现任陆军部某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,兼参议官,荣誉团二等爵,其他衔名,不胜备载。

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特尔维做姓氏,以便和他的哥哥分别清楚。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,前帝国禁卫军上校,一八〇九年战役之后受拿破仑册封为福士汉伯爵。这位长兄为照顾兄弟起见,以父亲那样周密的心思,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,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劳绩,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。从一八〇七年起,他已经是远征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。

按过门铃,民团上尉花尽力,想把他凸起的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。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,马上请进,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,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道:

“克勒凡先生来了!”

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^①,一位高身量,黄头发,保养得很好的女子,吃了一惊似的站起,急急忙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:

“奥当斯,好孩子,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。”

奥当斯·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,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里出去了。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,看上去却苍老许多。

“那是关系你的亲事呢,”贝姨附在甥女奥当斯耳边说。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,她并没有生气。

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,可以从她的衣著上得到解释。

老处女穿一件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衫,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时代款式。一条挑绣领围大概值得三法郎,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,结子周围镶着草辫,像巴黎中央菜场上的女菜贩戴的。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起码皮匠做的金羊皮鞋,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

^① Crevel 与 Crevé 二字读音相仿,前者是姓氏,后者是大胖子。

亲戚招呼,因为她完全像一个做散工的女裁缝。可是老姑娘去之前,照样对克勒凡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,克勒凡先生会心的点点头,说:

“你明天来的吧,斐希小姐?”

“没有外客吗?”贝姨问。

“除了你,就是我几个孩子。”

“那么,”她回答说,“我一定去。”

民团上尉^①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,说道:

“太太,我特来领教,”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了一个眼风,活像太丢拂的内地戏子,在博济哀或哥当斯一类的城里,以为非这样的望一眼爱弥勒,就显不出他角色的意义^②。

“先生,请那边坐吧,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,”于洛太太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,从屋子的分配看来,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。

和小房隔开一道薄薄的板壁,另有一间窗子临着花园的上房。于洛太太让克勒凡等着,因为她觉得上房的窗和门应当关严,免得有人偷听。她还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,顺便对坐在花园底上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微微一笑。回来,她敞开打牌间的门,以便有人进来,就可听见大客厅的门声。这样来来往往的时候,没有什么旁观的人在场,所以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摆明在脸上;要是有人看到她,一定会因她的慌乱而吃惊的。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,脸上立刻挂起一道莫测高深的幕,那是所有的女子,连最爽直的在内,都会运用自如的。

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是古怪得很。那时,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。本是红色的绸窗帘,给太阳晒成了紫色,绉裯快

① 当时的国家禁卫军全由中产阶级及工商界组成,故亦称民团。

② 太丢拂为莫利哀喜剧中的主角,是一个骗子;想把奥龚的太太爱弥勒和她的女儿一齐骗上手。

要磨破，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，家具上的金漆已经剥落完了，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：看到这些，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，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，再是自满，而后是希望的表情。他照着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，把自己上上下下的端详一番，忽然一阵子衣衫窸窣的声音报告男爵夫人来了，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。

男爵夫人拣了一张三十年前当然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坐下，让客人坐在一张靠手尽头雕着斯芬克斯的头，大片的漆已经剥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。

“太太，你这样的防范周密，倒很像招待一个……”

“招待一个情人是不是？”她截住了他的话。

“这样说还差点儿劲，”他把右手放在心口，眨巴着眼睛，那神气在一个冷静的女子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，“情人！情人！应当说魂灵出窍的情人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克勒凡先生，”男爵夫人一股正经劲儿使她笑也笑不上来，“我知道你今年五十，比于洛小十岁；可是在我的年纪，一个女人再要胡闹，必须有些特殊的理由，不是为了美貌，便是为了年轻，为了名望，为了功绩，为了一点子冲昏我们的头脑，使我们忘掉一切，甚至忘掉我们年纪的烜赫的光华。你虽然有五万法郎的收入，你的年龄也把你的财富抵销了；女人认为必不可少的条件，你一样也没有……”

“有爱情还不成吗？”他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一步，“而且那爱情……”

“不，先生，那是你死心眼儿！”男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，不让他老是无聊。

“对啊，就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，并且还不止这一点，还有权利……”

“权利？”于洛太太嚷道。她又是鄙薄，又是轻蔑，又是愤慨。“得了吧，这一套说下去是没得完的；我请你来，也不是旧话重提，要

谈当初使你这位至亲不能上门的那回事……”

“我倒以为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！先生，我能这样轻松的，满不在乎的提到爱人，爱情，那些使女人最为难的题目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完全把得住自己吗？我甚至毫无顾忌，不怕跟你两人关在这间屋里。没有把握的女人会这样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！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，太太，”克勒凡扮起一副冰冷的脸，抿紧了嘴，重新摆好姿势。

“好吧，我的话不会多，省得彼此多受罪，”男爵夫人望着克勒凡说。

克勒凡带着讥讽意味行了个礼。这一下，内行人就可看出他从前当过跑街的气派。

“我们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……”

“怎么，还要重新来过吗？”克勒凡说。

“那我怕这头亲事不会成功的了。”男爵夫人很快当的回答。“可是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。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，并且已经当了一年议员，在国会里初期的表现相当精彩，不久就有当部长的希望。维多冷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员，要是他愿意，他早已做上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。所以，倘使你的意思是说你揽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婿……”

“哼，一个要我维持的女婿，”克勒凡回答，“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更糟，太太。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陪嫁，二十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……令郎拿去还债，把屋子装扮得金碧辉煌，——一所五十万法郎的屋子，收入还不到一万五，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一部分；他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屋价……收来的房租只够付屋价的利息。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法郎，她才敷衍过去。我女婿当律师的收入一年有三万，哎，听说他为了国会倒不在乎业务了……”

“先生，这些仍不过是闲文，只能岔开我们的本题。总括一句，倘

使我儿子当了部长，给你的荣誉团勋章晋一级，再给你弄一个巴黎市政府参议，那么，像你这样花粉商出身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……”

“啊！太太，提到这个来了。对，我是做小买卖的，开铺子的，卖杏仁饼，葡萄牙香水跟头痛油的，我应当觉得很荣幸，把独养女儿攀上了于洛·特维男爵的公子，小女将来是男爵夫人呀。这是摄政王派，路易十五派，宫廷派！好极……我喜欢赛莱斯丁纳，就像人家喜欢一个独养女儿一样，因为我疼她，因为连兄弟姊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，所以虽是在巴黎鰥居多么不方便，（而且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太太！）我照样忍受；可是请你明白，尽管我溺爱女儿，我却不肯为了你的儿子动摇我的产业，在我做过买卖的人看来，他的用度有些不清不楚……”

“先生，在商务部里，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，从前在龙巴街上开药材铺的……”

“是我的老朋友啊，太太！……”退休的花粉商说，“因为我，赛莱斯丁·克勒凡，本是赛查·皮洛多老头手下的大伙计，他的铺子是我盘下的；皮洛多是包比诺的丈人，包比诺当时在店里不过是个小伙计，而这些还是他跟我提的，因为他，说句公平话，对有身家的人，对一年有六万法郎进款的人并不骄傲。”

“那末先生，可见你称为摄政王派的观念已经过时了，现在大家看人只看他本身的价值；你把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也是为此……”

“你才不知道那头亲事是怎么成功的呢！……”克勒凡大声说道。“啊！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！要不是我生活乱七八糟，今天赛莱斯丁纳早已做上包比诺子爵夫人了！”

“告诉你，既成事实不用提了，”男爵夫人斩钉截铁的说。“我要谈的是我气不过你那种古怪的行为。小女奥当斯的亲事是可以成功的，那完全操在你手里，我以为你宽宏大量，以为你对一个心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子，一定会主持公道，以为你能够体谅我不招待

你,免得受你牵累,以为你能够顾到至亲的体面,而促成奥当斯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……却不料你先生竟坏了我们的事……”

“太太,我不过是老实人说老实话。人家问我奥当斯小姐的二十万法郎陪嫁能不能兑现。我说:‘那我不敢担保。于洛家里把那笔陪嫁派给我的女婿负担,可是他自己就有债务,而且我认为,要是于洛·特尔维先生明天故世,他的寡妇就要饿肚子。’就是这样,好太太。”

于洛太太眼睛盯住了克勒凡,问道:

“先生,倘使我为了你而有亏妇道,你还会不会说这番话呢?……”

“那我没有权利说了,亲爱的阿特丽纳,”这个古怪的情人截住了男爵夫人的话,“因为在那个情形之下,你可以在我的荷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。”

为表示说到做到,胖子克勒凡当堂跪下,捧着于洛太太的手亲吻;她气得说不上话,他却当做她迟疑不决。

“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女儿的幸福?……噢!先生,你起来,要不然我就打铃了……”

老花粉商很费事的站起身子,那种尴尬局面使他大为气愤,立刻摆好了姿势。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会装出某种功架,以为能够显出自己的美点。克勒凡的功架,是把手臂摆成拿破仑式,侧着四分之三的脑袋,学着画家在肖像上替拿破仑安排的目光,望着天边。他装做不胜愤慨的样子,说:

“吓!死心塌地的信任,信任一个好色……”

“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,”于洛太太打断了克勒凡的话,不让他说出一个她不愿意听的字眼。

“呃,太太,你写信教我来,你要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,而你拿出王后一般的神气,用那么瞧不起人,欺侮人的态度逼我。你不是当我奴才看吗?真的,你可以相信,我有权利来,来……追求你……因为……呃,不,我太爱你了,不能说……”

“说罢，先生，再过几天我就是四十八岁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假贞节的傻女人，什么话都能听……”

“那末你能不能拿贞节做担保，——唉，算我倒楣，你的确是贞节的女人，——你能不能担保不提我的名字，不泄露是我告诉你的秘密？”

“假使这是揭穿秘密的条件，那末你等会告诉我的荒唐事儿，我发誓对谁都不说从哪儿听来的，对我丈夫也不说。”

“对啦，因为这件事就跟你夫妇俩有关……”

于洛太太立刻脸色发了白。

“啊！要是你还爱于洛，你要难受的！我还是不说的为好。”

“说罢，先生，因为照你的说法，你应当表明一下为什么要对我讲那些疯话，为什么你死乞白赖，要折磨一个像我这等年纪的女人，我只要嫁了女儿，就可以安心心的死了！”

“你瞧你已经在伤心了……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啊，我的高贵美丽的人哪！”克勒凡叫道，“你就是太苦了，我的乖……”

“先生，出去！要不然，放规矩些！”

“哎，太太，你可知道于洛大爷跟我是怎么认识的吗？……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，太太。”

“噢！先生……”

“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，太太，”克勒凡用舞台上说白似的音调重复了一遍，同时举起右手比了一个手势。

“那末以后呢，先生？”男爵夫人语气的镇静，把克勒凡愣住了。

心思卑鄙的好色之徒，是永远不会了解伟大的心灵的。

“那时我已经鳏居了五年，”克勒凡像讲故事一般的说，“我挺喜欢女儿，为了她的利益，我不愿意续娶，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，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账员；这样，我就弄了一处俗语所

说的小公馆，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工，简直是天仙似的美人儿，老实说，我爱她爱得魂都没有了。所以，太太，我把乡下的亲生姨母接出来，跟小媳妇儿一块住，监督她，使她在这个……这个不三不四的地位上尽可能的安分守己。小乖乖很有音乐天才，我替她请了教师，给她受教育。（总得有点事儿给她解解闷啊。）再说，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，恩人，兼带……推开天窗说亮话，情人；做了件好事，得了个情妇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快活了五年。小乖乖的嗓子可以教一家戏院发财，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泼莱士^①，我没有法子形容。单为栽培她的歌唱，我每年就花上两千法郎。她使我对音乐着了迷，为了她和我的女儿，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有一个包厢，今天带赛莱斯丁纳去，明天带玉才华去……”

“怎么，就是那个有名的歌唱家？……”

“是啊，太太，”克勒凡很得意的回答。“这个有名的玉才华哪一样不是靠了我……话说回来，一八三四年，小乖乖二十岁，我以为她对我永远不会变心了，我把她也宠得厉害，想给她一点消遣，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戏子贞妮·凯婷，贞妮的命运跟她有好多地方相像。她一切都靠一个后台费尽心机培养成功的。这后台便是于洛男爵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先生，”男爵夫人镇静的声音，一成不变。

“噢！……”克勒凡越来越诧异了。“好吧！可是你知道没有，你那个老妖精的丈夫照顾贞妮·凯婷的时候，她只有十三岁？”

“那末先生，以后呢？”

“贞妮·凯婷认得玉才华的时候，两人都是二十岁，男爵从一八二六年起，就像路易十五的对特·洛芒小姐，那时你比现在还要小十二岁……”

“先生，我放任于洛是有我的理由的。”

^① 当时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。